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408

16 December 1982

CHINESE



第二四〇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12月16日

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纳托尔夫先生

(波兰)

成员国：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卢埃特先生

圭亚那

辛克莱先生

爱尔兰

达文波特先生

日本

西崛正弘先生

约旦

巴泰纳先生

巴拿马

马丁内斯先生

西班牙

阿塔乔先生

多哥

阿乔伊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扎伊尔

恩格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签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5080/A

上午11时1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告

1982年12月9日莱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515)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对此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莱索托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埃及、几内亚、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塞舌尔、塞拉利昂、南非、斯威士兰、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莫拉波先生（莱索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萨赫努恩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勒格怀拉先生（博茨瓦纳）、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卡巴先生（几内亚）、克里什南先生（印度）、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冈西厄先生（塞舌尔）、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斯图尔德先生（南非）、马林加先生（斯威士兰）、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卢萨卡先生（赞比亚）、马欣盖泽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贝宁、格林纳达、肯尼亚和尼加拉瓜代表的信，他们要求参加安理会议程上此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并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既无异议，就这样决定。

奥吉马先生(贝宁)、泰勒先生(格林纳达)、瓦布格先生(肯尼亚)和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安理会各理事国收到了S/15525号文件,其中载有1982年12月15日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982年12月份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凭着你的慎重明智和娴熟的外交技巧,你一定会成功地指导本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要特别赞扬我的拉丁美洲同事,巴拿马大使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他在11月间以非常能干的方法主持了安理会的事务。

我还要对莱索托外交部长尊敬的莫拉波先生表示热诚的欢迎。

南非的致命魔爪再次伸向一个不结盟小国,这次是莱索托——它是一贯表示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一直在向逃脱南非压迫的难民提供照顾和救济的国家。

国王莫舒舒二世阁下亲自光临安理会,这表明南非最近侵略所造成的局势是十分严重的。圭亚那和莱索托有着友好的关系,并本着声援该国政府和人民的精神,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谴责南非最近的侵略,对在这次预谋的野蛮攻击中许多人丧生,表示哀悼。

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情况都使我们想起:种族隔离政权对莱索托的侵略是南非与其邻国关系的特征。这是旨在恐吓邻国迫使它们屈服的一种行为。这也仅仅是该政权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而采取的畏惧政策在国外的一个表现。恫吓和侵略是种族隔离政权为维持少数白人统治而选择的工具。人们不会忘记,正是由于这些政策造成了在沙佩维尔和索韦托发生的耻辱。

我国代表团认为，支持安理会昨天通过的决议草案是我们的最起码的责任；该决议草案谴责南非的侵略，要求南非在为了这次攻击中所遭受的人命损失和财产破坏，对莱索托作出适当的全部赔偿。

我们面对的这个案件涉及到侵犯一个不结盟的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无视大会通过的许多文件，包括《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宣言》。

仅仅在一周前，大会通过了几项决议，其中涉及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各方面，包括比勒陀利亚政权与其邻国关系。事实上，正在审议这些决议时，传来了南非侵略的消息，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南非的侵略政策以及它对法律规定和《宪章》的轻蔑，使南非的局势成为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的最危险的爆发点之一。最近对莱索托的侵略，显示国际社会急须承担起责任，有效地促进在南部非洲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公正、稳定的政权。许多国家和莱索托一样，继续期望着联合国充分忠实地履行这一责任。不结盟国家一贯坚信，联合国以最有效的方式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自由和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国家的首脑在哈瓦那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在更大的国际社会，安全理事会当然负有特殊的责任。莱索托对安理会的态度，表明它相信该组织有能力支持和保护受到侵略威胁或遭受侵略的小国。对于我们这些安理会的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来说，保证人们不失去这一信任，是很重要的。

然而，我们作为一个理事会，不应当因为仅仅通过了一项谴责南非侵略的决议，就认为已尽到责任了。尽管这一行动是正确的并值得称赞的，但我们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只是论及了折磨着非洲南部的弊病的一种表现——种族隔离，这一制度已被大会宣布为是不人道的犯罪行为。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内外政策和作法，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必须对付这一局势。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贯在向安理会对付这一局势的意志和能力挑战，不幸的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我们知道是谁——在支持这种蔑视态度，而且在口头上谴责的同时，又在庇护南非来反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一贯要求采取的行动。我不能想象南非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活着的巴苏陀人、安哥拉人、莫桑比克人、赞比亚人或南非人必须丧生后，南非的庇护者们才会改变其政策并向比勒陀利亚政权表明不再允许邪恶和无礼的种族隔离继续下去。但我真诚地希望，在最近这次对莱索托的侵略之后，没有必要再让更多的人死亡后，这些政策才会改变，希望至少开始改变。

主席：我谢谢圭亚那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利钦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希望和大家一起，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祝你成功，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成功，也希望安理会成功。

我们还和大家一起祝贺巴拿马代表——他在11月中向安理会提供了有效而明智的领导，并祝贺我们可敬的和最值得珍惜的同事，即新任命的扎伊尔外交部长。我们很受鼓舞地注意到，在联合国工作过后，仍然在生活上有所成就，甚至提升。这个消息是令人高兴的。

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南非12月9日凌晨对莱索托发动的攻击，深感遗憾。我们对这一攻击造成的无辜人民悲惨丧生，感到痛惜。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南非，必须认识到，暴力不能、也不会解决南部非洲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

在促成我国的外交政策并指导我国同所有其它国家关系的各项原则中，最根本的和最坚定不移地得以贯彻的，莫过于不使用武力解决冲突。解决这一地区和世界上其它地区的问题的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和平谈判和调解。

我们已向南非政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立场。它是我们同其它许多非洲和非洲以外国家协力合作就纳米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核心。

莱索托和南非的关系，同所有其它关系比较起来，更加明显地需要和平共处与合作。莱索托特别容易受害。它必须得到保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会受到尊重。

我们听取了国王莫舒舒二世阁下的英明讲话。他保证莱索托致力于合作与和平共处的原则，对此，我们尤其高兴。我们认为，这一保证是建立必要的外交渠道的坚实而积极的基础，通过这一渠道，莱索托和南非能够也必须共同努力，以减轻他们的担忧，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暴力都必须受到谴责。那些要挑起或诉诸暴力的人必须明白，其结果只会是更多的暴力，这种逐步升级的循环只会对解决真正的问题制造障碍。南非肯定必须比大多数国家都更需懂得，进一步违反关于使用暴力的国际限制是会自食其果的。无论南非会有什么担忧，无论这些担忧显得多么有道理，我们认为，它们都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同时认为，南非不能以此为理由侵犯莱索托的主权并造成无辜人民的死亡。

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体现了如我所说的我国政府最重视的各项原则。它重申了所有国家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庄严义务。它重申了包括莱索托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权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各国际公约中清楚确立的义务，接收谋求避难的人们并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它坚决重申通过和平方式谋求解决国际问题的重要性。

我国政府完全明确地赞同这些原则。实际上，它们符合我国政府为促进通过谈判有效地解决南部非洲的各个问题而作出的积极努力，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会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和稳定。所以，我们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

主席：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安哥拉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我以我国代表团名义，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同波兰人民和政府有着最友好的团结和合作关系。

最近在马塞卢发生的对难民平民的屠杀，完全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派遣的种族主义恐怖分子进行的一次预谋的残酷屠杀。 这些屠杀，无论从政治上或从军事上讲，都是没有道理的，那些企图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开脱对这次屠杀的责任的人，应当被看作是帮凶。

这种屠杀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惯用手段。 1975年以来，在安哥拉的成千上万的手无寸铁的普通难民和安哥拉男女老少，成为比勒陀利亚残忍好杀的军事冒险主义的牺牲品。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武装部队不仅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而且在拥有主权的其他邻国，进行越境武装侵略、强奸、掠夺、拷打、破坏等行径。 在马塞卢的屠杀，只是一系列类似事件的最新一宗，而且据我们对比勒陀利亚的企图和行动的了解，这决不会是最后一宗。

我这些冷言冷语，不是针对这件事而是针对肇事人及其支持者。 只要比勒陀利亚觉得它得到其西方盟国的默许或其它形式的支持，它就会在南部非洲为所欲为。 在这种屠杀后所发表的温和讲话根本不能安慰受害者的家属，也没有向日日夜夜面对南非的冒险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各国政府和人民作出什么保证。

对人命和人类理想的尊重，不应基于肤色、地区或信念。 但是，比勒陀利亚的西方朋友对比勒陀利亚的残忍野蛮和杀人行径的反应或没有反应这一事实，使非洲更加怀疑，非洲人的性命和非洲问题贱于其他人的生命和其它问题，而且必须为西方的利益作出牺牲。

比勒陀利亚政权毫无人性，伤害了莱索托国民和1976年索韦托起义后到莱索托避难的南非人。 他们逃离祖国，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族主义者的国家恐怖主义，但在若干年后，却在他们流放的~~国家~~又遭到它的迫害，这真是一场悲剧。

(安哥拉)

比勒陀利亚政权违反了所有法律：它侵犯了南非大多数居民的民权、人权、政治和社会权利；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否认纳米比亚人民的各项权利；武装侵略邻国；在南非境内外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联合国已经确实了这些罪行，但有恶的一方仍逍遥法外，不受惩罚，而受害者却继续受苦。

我们呼吁世界公众更具体地表达我们每一个人对马塞卢屠杀感到、而且必须感到的义愤。如果允许南非仅受温和的指责就可逃脱惩罚，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等于嘲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对人命的基本尊重。

马塞卢的悲剧是非洲的悲剧，它涉及全部非洲历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剥削和掠夺、否认我们不可剥夺的各种权利——所有这些都体现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政策和行为之中。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通过你向安理会、秘书长，并通过他向国际社会呼吁，确保南部非洲从南非政权那里得到赔偿和公正的评判。16个月前，南非部队侵略了安哥拉，从那以后，他们一直非法占领安哥拉部分南方地区。这一非法占领与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进行种族主义方式进攻、在南非境内对大多数南非人进行残酷镇压、最近在马塞卢的屠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南非企图在赤道以南的非洲永远称霸的计划的一部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向其西方朋友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诱饵：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荣誉成员国南非的主持下，使南部非洲及其大量的自然资源，包括航运线，长期供西方剥削和控制。南部非洲容纳不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一个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容纳不下杀人犯或杀气腾腾的政权。只要南非的帝国主义政策继续下去，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明确地对这次屠杀表示憎恶，并采取具体步骤惩罚杀人犯。

继续斗争就是胜利。

主席：谢谢安哥拉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赫努恩先生（阿尔及利亚）（法语发言）：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衷心地祝贺你就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看到你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使我更加愉快，因为阿尔及利亚与你所代表的国家长期存在着友好与合作的关系。我还要对你的前任上月在指导安理会会议期间所表现的卓越才能提出特别赞扬。

我们是在极端严重的时刻举行会议的。一个参加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的主权国家刚刚遭到南非政权的野蛮侵略。不幸的是，这个政权采取这样的作法并非第一次，因为它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而有恃无恐，从而肆无忌惮地侵犯该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尽管国际社会三令五申，纳米比亚的领土仍然被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塞舌尔、莫桑比克和莱索托王国都经常不断地要以流血牺牲和承受各种破坏的方式给比勒陀利亚政权这个政治怪物交纳贡金。

1982年12月9日，当非洲还在统计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的死亡人数时，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匪帮却向莱索托王国发动了入侵。这一新的侵略行动同过去多次进行的侵略一样，使这个正在勇敢地同各种经济困难进行斗争、保证本国发展的国家丧失了数十名无辜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并且遭到巨大的物质损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再次表现出猖狂肆虐的气焰。

国王莫舒舒、二世陛下已向本安理会讲述了侵略发生时的情况。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莱索托国王陛下亲自对这一严重侵略的各个方面作出严肃而特别感人的证词给以应得的赞扬。他在那篇发言中所表现出的特有的尊严和决心也证明了一个抵制全人类所憎恨的政权进行讹诈和颐指气使的民族和大陆所显示出来的道德力量。

多年来，安排得有条不紊和严加执行的侵略和颠覆政策使整个这块地区陷入一种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态。这种以日益胆大妄为的侵略行动方式出现的政策，继续对国际社会，首先是我们这个组织，提出了挑战，危险地破坏着它的根基和蔑视它的权威。每当罪行发生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要进行辩论来分清责任、肯定确实发生过侵略和查明侵略者，这些情况难道还需要我们再来追述一番吗？

然而，当比勒陀利亚政权给联合国提出又一个既成事实后，联合国常常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编写出一些毫无意义的文件作为回答。局势只能越来越快地恶化下去。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专门针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一再侵略的大量决议，虽然充分地反映出人们看到了南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但也同样清楚地表现出这两个组织的行动受到无法克服的各种因素的限制。

今天，这一新的行动只是再次暴露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本性，然而它也表明南部非洲正处于一种新的、特别危险的局势之中。

国际社会多年来采用的方法都是发出呼吁和禁令，这些信件至今仍是一堆废纸，今天，它必须设想作出必要的变通，使自己作出的反应适于对付各种挑战的升级和激烈程度。

国际社会期望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充分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采取紧急具体的措施来对付侵略，以便永远终止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一切的政策。

在此，我要说一下，我们非常欢迎秘书长在他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呼吁。他对我们这个组织的严重缺点作出精辟的诊断后，重申了那些对国际关系不断恶化和频繁地诉诸武力，特别如比勒陀利亚之类扩张主义政权所作所为表示关心的会员国所发表的意见。在这方面，秘书长还追述了安全理事会的特别责任。大会12月3日就秘书长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严格遵循《宪章》的规定和加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至为紧急、至为必要。大会还要求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对秘书长的报告给予应有的审议。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除去谴责这一新的侵略行动及其肇事者和要求按照安理会昨天通过的决议的规定赔偿莱索托王国遭受的损失外，还必须认真考虑加强已经实施的武器禁运和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个种族隔离政权还有哪些别的制裁措施可以实施。

就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对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政权一再犯下被

人们称之为反人类罪行而遭到整个世界痛斥和谴责的歧视政策这种罪恶行径作出反应的话，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朝一日才需要适用《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呢？

此外，显然应当制订紧急援助方案以表示我们声援莱索托王国和南部非洲所有其他受侵略之害的国家，它们之所以遭受致命的侵略只不过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领土上有时向遭受种族隔离和南非压迫的受害者提供了庇护和避难。我们欢迎本组织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主动措施。

最后，我愿强调，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本组织的一个独立主权的会员国遭到罪恶侵略的当天就强烈谴责这一行径，认为它表明，如果需要表明的话，比勒陀利亚完全无视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阿尔及利亚向这次野蛮袭击的无辜受害者致意的同时，重申其对莱索托和其他前线国家兄弟人民的不懈支持和声援，这些国家继续对非洲的解放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英语发言）：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十二月份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你的经验和同事们对你的高度尊敬使我们确信，你将成功地履行你的职责，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得以遵循作出贡献。

我们也要对巴拿马共和国卡洛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阁下表示感谢，他作为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良好地履行了职责。

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给我机会表达南斯拉夫对南非侵略主权、独立和不结盟的莱索托的意见。

南斯拉夫政府在贝尔格莱德发表过一项声明，强烈谴责南非入侵莱索托及其不断地对邻国及该地区的解放运动进行侵犯。

我们对莱索托国王所作的有勇气、有尊严和鼓舞人心的发言印象至今极为深刻。

国王陛下来自一个生存在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种族隔离政权阴影下的独立岛国，他向安全理事会和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典型，表明莱索托人民决心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决意为逃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恐怖和歧视的不幸人民提供避难之处。

南斯拉夫认为，莱索托人民保持独立和救助难民的决心使得联合国有责任挺身而出保卫这块值得自豪的国土。

南非再次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国际文明行为的准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破坏了一个独立、不结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应该毫不含糊地对南非加以谴责并遏制其阴谋计划。

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本是南非国内局势的特点，但是我们在这里再次面对的种族隔离政权却是一个侵犯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危及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威胁。南非一再侵略四邻的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塞舌尔和赞比亚等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国家，谋使整个地区动荡不安，以便推行其扩张主义计谋，巩固其违反人性的政权并使之长久存在。它企图消灭解放运动，并加强控制纳米比亚及其经济潜力。

南非在侵略莱索托时，再次运用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办法。先前已经说过，它再次试图一身而三任，集警察、审判官和刽子手的角色于一身，播下苦难、破坏和死亡。

莱索托人民由于坚持信守他们的国际义务，维护高度的团结感和为人类准则而献身的精神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我们的心目中，莱索托无疑完全有权获得南非的全部充分的赔偿，以弥补遭受到的损害。我们完全懂得，生命的丧失永远无法补偿。惨遭杀身之祸的都是那些渴望自由地生活而逃离压迫和统治的人们。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当毫不迟疑地给予莱索托有效的援助，帮助它修复损伤，使它得以履行给予南非难民以更多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的崇高职责和权利。

不结盟国家一再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滥用武力和蔑视联合国。在1982年12月14日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上，它们表示声援和支持莱索托和前线国家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不结盟国家曾反复指明南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欢迎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的发言和他发出的呼吁。他表达了我们对局势的观感和了解，及其蕴含的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南斯拉夫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道，支持大会通过的有关南非侵略莱索托的决议。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认为，自由、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为这些价值标准战斗，不论是国家还是解放运动，都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个和平、合作和安全的世界，就要支持它们。保卫这些价值标准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

莱索托国王陛下表示的决心使我们更加相信，一个国家不论看起来多么弱小，它的保持自由和独立的决心才是值得我们大家给予支持的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事业。

主席：谢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拉利昂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月安理会的各项事务。我们充满着信心，在你的领导下，国王莫舒舒二世陛下星期二在这里庄严而感人肺腑地发出的莱索托人民的呼吁，即维护他的人民对本组织寄予的信任而不要抛弃南非在历史上就一直觊觎的这个国家的呼吁，将得到认真听取。

南非对独立的主权国家莱索托王国发动了武装侵略，凶残地杀戮了无辜的男女和儿童，在此余波未尽之时，现在人们正在要求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承担起责任保护和捍卫这个机构的最弱小但是最和平的一个会员国。

对南非提出控诉的案情如下：今年12月9日凌晨，南非对独立的主权国家莱

索托国家无端地发动了武装侵略。在这次骇人听闻的罪恶活动中，南非军队动用了军用飞机和直升飞机袭击莱索托的公民、南非难民和政府租给南非难民使用的套房和寓所。在这一卑怯、懦弱和野蛮的行动中，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42条无辜生命由于狂轰滥炸住宅区而遭到剥夺。我们得知，在有些情况下，被害者是被唤醒，然后蓄意加以冷酷地射杀的。

因此，南非的罪名是非法使用武力，侵犯本组织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此外，由于它对莱索托所采取的行动，南非被控犯下了对主权国家莱索托蓄意预谋进行侵略的罪行，这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罪行中的最严重的罪行。

南非为找寻理由来为其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竟然编造了一种早发或预防性侵略的理论，说什么它进行侵略行动的意图是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住在莱索托的难民计划进攻南非境内目标先发制人地采取的军事行动。

然而，不仅这种早发或预防性侵略的理论荒谬绝伦，站不住脚，而且对维护全世界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也是危险的，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会员国都知道，安全理事会的主张是，惩罚性的武装报复是非法和不能接受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权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擅自决定情况是否使它有理由采取自己的作法。因此，南非也不能以自卫为由找借口来进行侵略，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莱索托对它进行了任何攻击。它也不能利用任何借口说别无选择，没有时间考虑，必须立即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这些是援引自卫请求的先决条件。

因此，必然的结论是，南非既然没有理由对莱索托非法使用武力，就必须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给以判决并按照《宪章》第四十一和四十二条对它采取措施。就这一具体案件而言，由于南非犯下的罪行如此严重，必须对南非作出适当惩罚，以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此行动的憎恶，不仅要帮助莱索托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且还要恢复对国际安全体系的信心，并确保象目前正在讨论的这种行为，特别是明目张胆和无缘无故的侵略，不致于不受到惩罚。

安理会面前的这一具体问题尽管紧急而迫切，但其所涉问题远超过对莱索托领

上发动武装侵略的问题。应当把它看作是因南非政府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及作法而引起的南部非洲国际局势迅速恶化的延续。一位著名的美国公民最近预言，南部非洲可能成为九十年代的中东。南非武装入侵莱索托不仅侵犯了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是对整个南部非洲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清楚而明显的威胁，因为南非的几次作为明显地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和侵略行为。它还使南部非洲整个地区潜在的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

六十年代，在巴苏陀兰成为莱索托以前，非洲国家就警告说，南非的局势可能导致国际冲突，如果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南非则否定这种说法，并且同它的朋友们一道，坚持认为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内政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今天，没有人能否认这几个非洲国家在六十年代的预见，因为现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违反人性的政策显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真正的威胁。

本机构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因此它不能容许在国际上发生的这种无法无天的强盗行为继续下去，而不加以制止，特别是当这些行为导致现在如此清楚的后果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时候。本机构有责任来制止这种国际不法行为。通过一项仅仅证实南非行为不当的决议并不是对该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作出的应有回答，也不是对它片面宣告《宪章》及其原则无效或向国际社会公开挑战所给予的应有反应。

安全理事会在面临象南非在莱索托所进行的这种厚颜无耻和蛮横无理的挑战时，不应屈服于集体投降的诱惑。我们再次重申，我们要求本组织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给予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不能同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行动不适用于南部非洲的说法，因为在那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对内加强镇压措施维持人人憎恨的种族隔离，而且一意孤行地对周围的邻国进行侵略，破坏邻国的稳定。本组织必须协助莱索托维护其安全，如果它再度遭受南非攻击的话，本组织应派遣大量部队前往。

在结束时，我们向国王莫舒舒二世陛下及莱索托人民致敬，因为他们为非洲的自由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作出了牺牲。我们向上星期四在反对种族隔离这一邪恶的压迫制度的光荣斗争中被杀害的烈士致哀。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给我机会在安理会上讲话。

主席：谢谢塞拉利昂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致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是当之无愧的。我相信以你杰出的外交技巧和才干必能促使安理会的工作顺利成功。我还要向感谢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让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就1982年12月9日发生的南非侵略莱索托王国这一严重问题在安理会发言。

赞比亚获悉南非军队对莱索托王国的野蛮侵略后，极为震惊和愤怒。我国政府立即对这场侵略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整个国际社会义愤填膺、震惊不已、一致痛斥了南非侵略莱索托这一卑怯行径。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对莱索托王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遭受侵犯一事明确表态，并有责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南非野蛮攻击莱索托事件的重演，这是无需赘言的。

莱索托王国对安全理事会极具信心，莱索托国王陛下亲自前来纽约，设法透过安理会为南非蛮横侵犯其国家与人民一事寻求补救办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莱索托国王庄严有力地辩明了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受害事件。他的滔滔雄辩使人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罪恶无可置疑。

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昨天下午就莱索托所提的控诉，一致通过了第527(1982)号决议。安理会能够迅速采取完全一致行动，我们甚感欣慰。这一裁决相当明确，因此南非已受到安理会的指责。我们希望南非听取教训，今后完全尊重莱索托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除了安全理事会昨天采取的政治行动外，我们认为必须立即采取适当措施来补救南非侵略对莱索托造成的经济破坏。在这方面，秘书长已透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开始采取具体行动，对南非攻击莱索托王国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救济援助，我们对此自然感到鼓舞。南非也不能逃避立即向莱索托赔偿损失的责任。

南非曾多次对赞比亚发动侵略和采取其他蛮横的暴力行动，因此，身为赞比亚的代表，我很了解莱索托王国在这个困难时期多么需要同情和支援。莱索托王国由于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采取了原则立场而成为南非侵略的无辜受害者。莱索

(赞比亚)

托王国虽小并在南非全面包围之下，而且同南非的强大军事实力对比之下几乎显得手无寸铁，但这些不利条件并没有吓倒莱索托，它仍然勇往直前地同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抗。

今天，莱索托收容了大批的南非难民。这些难民逃出南非，寻求和平，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内无法获得和平。但是为了这么做，莱索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显然招致南非的野蛮侵略，无辜难民和其他莱索托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财物被毁。莱索托王国这种坚持维护南非勇于斗争的群众的利益并支持促进该区域和平与安全大业的作法值得全世界钦佩。

莱索托王国正为国际社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作出巨大的贡献。这就是南非入侵莱索托的原因。南非说其部队所杀的是企图推翻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恐怖主义分子，这一派胡言，没人相信。我们认为所谓南非人民大会恐怖主义分子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因为南非人民大会的成员中根本就没有恐怖主义分子。

此外，莱索托王国只是收容南非难民；条件是这些难民要保证不参与反抗南非的军事行动才可以留在爱好和平的莱索托王国，这是早已确认的事实。所以，根本不能指控这些人企图推翻比勒陀利亚政权。

南非这种永无止境的侵略和搞乱邻近非洲独立国家的欲望令赞比亚极为忧虑。南非的侵略行动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安全理事会立即制止这种局面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说到这里，我想起南非曾于1982年12月6日无缘无故攻击莫桑比克。我还记得南非军队驻留在安哥拉的南部地区，公然侵犯安哥拉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此外，我又记得南非曾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提出使用暴力的威胁，并向南部非洲地区所有国家作出同样威胁。

最令人不安的是，对南非而言，它对国际法似乎是破坏的多，遵守的少，但所

有其他国家则把国际法尊为国际行为的准则。南非这种藐视国际法的态度应受到守法的国际社会毫无保留的强烈谴责。

南非在其国境内外残酷杀害所有反对种族隔离这种可鄙制度的人，同时还无缘无故地对爱好和平的邻邦发动一系列军事侵略和捣乱，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恶行不是人类能够理解的。

在此，我要重申赞比亚的观点，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都是有原则根据的，因为国际社会已一致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只要南非对这种罪行仍然执迷不悟，它就一定继续为国际社会所鄙弃。

只有在南非采取下列三个重要步骤后，南部非洲才能获得和平与安全。首先，南非必须立即停止其侵略和捣乱邻近非洲独立国家的政策。其次，南非应立刻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使纳米比亚人民终究能够获得自由和独立。第三，南非必须下定决心，勇于面对种族隔离制度在其境内造成的种种矛盾现实，认识到消除这种制度的祸害是刻不容缓的。

最后，我要重申赞比亚坚决声援面对南非侵略的莱索托王国政府和人民。莱索托王国政府和人民坚持的原则立场和勇气应可激励国际社会，尤其促使安全理事会尽一切努力来支援莱索托。

主席：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卡巴先生（几内亚）：这是本月内我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很荣幸地代表我国，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对你就任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表示热烈祝贺。贵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在我国取得充分主权后，一直同我们保持着最佳的合作友好关系。因此，我们很高兴由你来主持这个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为主要任务的机构。

(几内亚)

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巴拿马的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阁下，在上个月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安理会再度开会审议比勒陀利亚这个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部非洲各国变本加厉的蛮横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该政权在同邻邦关系方面继续采取不断违反《宪章》基本条款的国际行动为方针。

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深信安理会必须拿出一套较强硬的措施，遏制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狂妄气焰，使它恢复理性。

基于几内亚政府一贯遵奉的声援各国人民争取自由与尊严的原则；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先生阁下已致电安全理事会主席，谨将电文恭读如下：

“谨通知你，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比勒陀利亚法西斯军队以摧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后方基地为骗人的借口，武装侵入联合国会员莱索托王国的首都马塞卢。既已非法地长期占领纳米比亚和安哥拉领土的一部分，以及三番四次侵略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此次又明目张胆地、有预谋地对莱索托违反国际法，这使我们不再怀疑殖民主义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物质和精神庇佑和支援下致力于使非洲的独立国家不稳定的全球战略。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凛于他们维护非洲和世界和平的责任，最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并表示积极声援南部非洲人民消灭非洲大陆这一部分的殖民主义最后堡垒的决心。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紧急呼吁安全理事会遵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有力的强制性措施，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的任何其他的搪塞态度都只会对南非当局的支配和压制非洲人民的侵略性政策起鼓励作用。”

这份电文的署名是“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

(S/15525, 附件)

我国政府衷心认为，唯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才能把南非从种族隔离这种罪恶中解放出来。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斯威士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马林加先生（斯威士兰）：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由你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相信在你的英明指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一定顺利成功。请您为我国代表团向安理会成员致意，感谢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参与讨论南非入侵莱索托的问题。

斯威士兰王国政府和人民获悉南非于12月9日入侵莱索托王国后，感到非常震惊。南非无缘无故侵略爱好和平的莱索托人民的行动造成无辜生命的损失和财产的破坏。我国对人命损失的灾难深感悲痛，对财产的损失和破坏也极为关注。接获这一不幸消息后，摄政皇太后陛下代表国家向莫舒舒国王陛下致电慰问，表示

(斯威士兰)

我们对人命损失的真挚同情。

我国代表团认真倾听了莫舒舒国王二世陛下12月14日在安理会的讲话。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冷静地指出，这些悲惨事件不仅使莱索托人民，也使整个文明世界感到无比震惊愤慨。他告诉安理会，南非国防军部队入侵莱索托王国，在首都马塞卢造成生命损失，至少有42人被杀，其中包括妇孺在内。他说有无数住宅遭到破坏。有些莱索托国民被残杀。南非这种蛮横的侵略行动公然违犯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斯威士兰王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发言，对莱索托姐妹王国于12月9日遭受南非共和国肆意侵略，导致国内无辜百姓被残杀的事件，谨向该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

这次南非侵犯邻国领土完整的事件又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席卷整个区域，因此也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斯威士兰绝不宽恕这种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因此，斯威士兰王国政府谴责南非侵犯莱索托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并重申它对南非侵犯行动造成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后果的深恶痛绝。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竟能对另一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只不过因为那个国家对无法容忍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履行人道主义义务而已。

我国也同南非毗邻，在许多方面，我们与这个姐妹王国哀恸的人民忧戚相关。我们具有同样的历史命运，同样饱受殖民主义的欺压和剥削。虽然我们正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而奋斗，但我们绝不推卸责任，一定向那些逃避残酷种族主义迫害的兄弟提供人道主义支援和保护。每一个斯威士兰人都很清楚，莱索托人民庇护南非无助和被压迫的人民这种崇高的人道主义行为导致了他们自己惨遭迫害。

即如秘书长12月14日所说的，莱索托按照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难民公约》的规定执行其国际义务是英勇的行为。因此，国际社会显然了解，莱索托成了南非本身局势日益恶化的替罪羔羊。长久以来就无

(斯威士兰)

法在自己出生地分享权力的南非大多数人民在内部反抗种族隔离，而南非当局选中莱索托人民作为报复对象。

斯威士兰意识到，种族隔离是造成邻近国家动荡不安、整个南部非洲局面恶化的主要原因。这个区域的国家早已意识到那种蓄意安排的宣传企图在南非制造舆论，使人相信邻近各国已被利用作为颠覆南非活动的基地。南非政权的一些特务竟堕落到携带武器穿越国际边界或越界栽赃。很可能他们有时自称是解放运动成员，使人相信他们那些企图挑拨离间难民社区和庇护国居民的诡辩。他们制造和煽动所谓的抵抗运动，以搞乱邻邦政府。在没有抵抗运动的地方，则制造运动假象来混淆视听，使人误信该国内部有反对势力存在。各种各样的恫吓花招都用尽了。显然，南非早已狡诈地作好准备，以便振振有词地残杀我们的人民，保护其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企图为它侵略莱索托行动所作的辩护显然不尽不实，因为国王陛下在前天的讲话中指出，据称从莱索托发动的攻击，其发生地点距边界甚远。这未免令人感到诧异，因为南非拥有这个区域内最严密的保安组织，而竟然无法侦察逗留在其境内的所谓破坏分子。南非似乎想要它的邻邦来负责其内部的安全，因为它对此已难以控制。

尽管若干邻邦被诬告为包庇自由战士，而事实上这些国家是在竭力营建睦邻的气氛。南非政府是知道这一点的。《卢萨卡宣言》即足以证明非洲愿就该区域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和平谈判。莫舒舒国王二世陛下前天在此正确指出，莱索托为了推动建设性对话，不惜移樽就教。莱索托勇于伸出友谊之手，足以显示它要同邻邦和平共处的意愿。况且，它明知最后无法实现和平的罪责往往落到主动争取和平的一方，也毅然不顾了。

我国外交部长在最近的发言中指出，斯威士兰王国的历任首相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我们是生性爱好和平的民族。已故的索布胡扎国王陛下曾鼓吹由

(斯威士兰)

冲突各方进行和平接触、意见交流。这个区域的若干国家元首也相互伸出橄榄枝，愿意讲和。

尽管他们在努力创造有利于和平接触的气氛，但对方却在制造那种邻邦已成为进行颠覆活动基地的错误印象，以便为公然屠杀行径和国家恐怖主义辩护。

对于这些不幸的发展，斯威士兰尤其感到悲痛，因为我们已故的索布胡扎国王在某邻邦的领土完整遭到类似攻击后，曾试图在该区域内创造一种有利于对话及和平谈判的气氛。

把邻接南非的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国列为发动颠覆的基地是一连串致命阴谋之一。如把这个阴谋同穆尔德加特时代的新闻丑事、塞舌尔政变阴谋、北部纳米比亚灭绝种族敢死队（即蝴蝶突击队）等疯狂阴谋活动对照来看，则其真正意图昭然若揭。由于这种残忍而乖僻的阴谋（如今又包括侵略莱索托在内），使这个区域内邻近各国极难相信南非有诚意与其邻邦和平共处。我们深信这个最新的阴谋的意图就是把邻近各国变成战场。

另外，为公平起见，我要指出，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事实上在南非境内，甚至在南非荷兰语部落中就有一批开明、正直而富于同情心的人士，他们衷心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和整个区域内进行和平变革。他们认识到，不仅有必要在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与人间，也要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互信的桥梁。全世界都希望有意进行合理变革的这批人当中确实包括若干南非政府当局人士在内，因不久前曾有人在这个会议室宣布南非正逐渐摆脱种族歧视。

由于出现了侵略邻国这种不计后果的悲惨行径，使国际社会难以相信在南非一小撮当权派中竟有人会挺身而出，反对恶势力，反对阻挠和解的一切做法。这些一心想创造一种充满希望及和平共处的新体制的南非爱国人士当然饱受挫折，因为要在一个以征服欺压为本、专门制造暴力事件的制度内进行合理改革是毫无可能的。这些人士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论走到何处，他们总除不掉种族主义的耻辱

和烙印。南非境内正直之士总摔不掉种族隔离阴影的纠缠。我们了解他们这种挫败感，身为邻居，我们只能鼓励他们站稳立场，坚信真理和正义一方终将获胜。

因此，我们在大会关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中指出：

“应要求南非召开一次由南非人民真正代表出席的国民大会，以制订未来发展的新方针……那些有关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仍然适用，因为这是寻求和平与持久解决办法中最具建设性的方式。无疑地，这种大会可提供一个论坛，领袖们将以平等资格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为重建国家出谋献计、各显所长的场所，会上可找出各种破坏南非社会组织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根据合乎正义与人类尊严的原则，制订解决办法。”（A/37/PV. 67, 英文本第66—67页）

最后，我们斯威士兰代表团认识到，南非故意发动侵略来恐吓邻近各国，使其屈服，从而将国际上无法接受的种族隔离政策持续下去。我们对此感到沮丧和愤慨。

我国代表团愿同国王陛下一起吁请安理会制止南非这种藐视《联合国宪章》、侵犯本组织会员国领土完整的行径及其对整个次大陆采取的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战略。

主席：谢谢斯威士兰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就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一职表示热烈祝贺。

我也要向巴拿马的卡洛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热烈致贺，他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主席，在履行职责方面讲求效率、大公无私。

我们又为了讨论一个非洲国家对南非无故侵犯其领土完整而提的控诉在此开会。请求安全理事会审议有关南部非洲和平与稳定的问题这已不是第一次。南非公然侵略莱索托的行径只是它企图搞乱该地区邻近非洲国家的一系列活动的一环。就象莫舒舒国王二世陛下前天所说的，这也是南非企图在邻邦各国政府内安插代理人的另一招。

(埃及)

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这种蛮横侵略行径的用意在于恐吓莱索托，使该国脱离全世界对种族隔离政策一致谴责的行动，并且停止向被压迫的非洲难民提供道义和人道主义支援。这完全是枉费心机，全世界将继续谴责种族隔离及南非政策的其他方面，除非这些政策不复存在。

尽管南非声称愿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和采取建立信心措施，但从行为上显示它毫无诚意协助恢复南部非洲的和平局面，也无意为纳米比亚独立创造有利条件。

埃及强烈谴责南非这种蓄意的侵略行径。这是公然违反《宪章》和尊重联合国主权会员国领土完整原则的猖狂行动。

我国代表团要强烈指出，现在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的行动也更为迫切必要，因为这是可能迫使南非政府改弦易辙的最后一个和平办法。必须认真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各章采取行动，阻止南非不再侵略、搞乱前线国家并使之放弃那些邪恶的政策。

最后，我要向莱索托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衷心的支持和声援。我们将继续向姊妹国家莱索托提供一切必要的经济援助。莱索托政府根据其传统惯例、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义务，向南非政治难民提供庇护，对于该国这种政策埃及大为赞赏。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时间不早了，我要宣布散会。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4时举行。

下午12时55分散会